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海上花列傳  
第五十六回 私窩子潘三謀賂 破題兒姚二宿勾欄

按：潘三因夏餘慶說有公事，逡巡出房，且去應酬樓上客人。徐茂榮正容請問：「是何公事？」夏餘慶道：「耐一班人管個啥公事，倪山家園一堆阿曾去查查嘍？」茂榮大駭道：「山家園阿有啥事體？」餘慶冷笑道：「我也勿清爽！今朝倪大人吩咐下來，說山家園個賭場鬧得勢，成日成夜賭得去，搖一場攤有三四萬輪贏，索性勿像仔樣子哉！問耐阿曉得？」茂榮呵呵笑道：「山家園個賭場末，陸裏一日無撥嘍！我道仔山家園出仔個強盜，倒一嚇。難明朝我去說一聲，教俚啾賭仔末哉。」餘慶道：「耐哩來浪搭個漿，晚歇弄出點事體來，大家無趣相！」茂榮移坐相近，道：「餘慶哥，山家園個賭場，倪倒纔勿曾用過一塊洋錢哩。開賭個人，耐也明白來浪。幾花賭客纔是老爺們，倪衙門裏也纔來浪賭嘍。倪跑進去，阿敢說啥閑話？故歇齊大人要辦，容易得勢，我就立刻喊齊仔人，一塌括仔去捉得來，阿好？」餘慶沉吟道：「但俚勿賭仔，倪大人也勿是定歸要辦俚啾。耐先去撥仔個信，再要賭末，生來去捉。」

茂榮拍著腿膀道：「原說呀，有幾個賭客就是大人個朋友。倪勿比仔新衙門裏巡捕，有多花為難個場花啾呀！」餘慶佛然作色道：「大人個朋友，就是李大老爺末賭過歇，勿關倪事。倪門口裏啥人來浪賭？耐說說看。」茂榮連忙剖辨道：「我勿曾說是門口裏啾。倘然耐門口裏有人去仔，我阿有啥勿告訴耐個嘍？」夏餘慶方罷了。

徐茂榮笑著，更向華忠、趙樸齋說道：「倪個餘慶哥，故末真真大本事！齊府浪通共一百多人啾，就是餘慶哥一干子管來浪，一徑勿曾有歇一點點差事體。」華忠順口唯唯，趙樸齋從榻床起身，讓徐茂榮吸煙，徐茂榮轉讓華忠。

正在推挽之際，欵地後房門呀的聲響，窺進一個人，跼手跼腳，直至榻床前。大家看時，乃是張壽，皆怪問道：「耐啥辰光來個嘍？」張壽不發一言，祇是曲背彎腰，眯眯的笑。華忠就讓張壽躺下吸煙。

夏餘慶低聲問張壽道：「樓浪是啥人？」張壽低聲說是「匡二」。餘慶道：「價末一淘下頭來坐歇哉啾。」張壽急搖手道：「俚賽過私窩子，勸去喊俚。」餘慶鼻子裏又哼了一聲，道：「為啥故歇幾個人纔有點陰陽怪氣！」隨手指著徐茂榮道：「坎坎俚一干子跑得來，同娘姨說閑話。我去喊俚，俚倒想逃走哉，阿要稀奇！」徐茂榮雌著嘴，笑向張壽道：「餘慶哥一徑來裏埋冤我，好像我看勿起俚。耐說阿有價事？」張壽笑而無語。

夏餘慶道：「堂子裏總歸是白相場花，大家走走，無啥要緊。匡二哥哥仔我要喫醋，俚也轉差仔念頭哉。」張壽道：「俚倒勿是為耐，常恐東家曉得仔說俚。」餘慶道：「再有句閑話，耐去搭俚說：教俚勸勸東家，山家園個賭場裏勸去賭。」即將適間云云縷述一遍。

張壽應諾，吸了一口煙，辭謝四人，仍上樓去。祇見匡二、潘三做一堆兒滾在榻床上。見了張壽，潘三纔緩緩坐起，向匡二道：「我下頭去。耐勿許去個哩，我有閑話搭耐說。」又囑張壽：「坐歇，勸去。」潘三遂復下樓。

樓上張壽輕輕地和匡二說了些話。約半點鐘光景，聽得樓下四人紛紛作別聲、潘三款留聲、娘姨送出關門聲。隨後潘三喊道：「下來罷。」匡二遂請張壽回到樓下房間。張壽有事要去，匡二要一淘走，潘三那裏肯放？請張壽：「再吸筒煙哩。」一手拉著匡二拉至床前藤椅上，疊股而坐，密密長談。張壽祇得稍待，見那潘三談了半日，不知談的甚麼事，匡二連連點頭，總不答話。及潘三談畢走散，匡二還歎著臉躊躇出神。張壽呼問：「阿去嘍？」匡二始醒過來。臨出門，潘三復附耳立談兩句，匡二復點點頭，始跟張壽遁出居安里。

張壽在路問：「潘三說啥？」匡二道：「俚瞎說呀，還仔債末要嫁人哉。」張壽道：「價末耐去討仔俚哉啾。」匡二道：「我陸裏有幾花洋錢！」

當下分路，匡二往尚仁里楊媛家。張壽自往兆宮里黃翠鳳家，遙望黃翠鳳家門首七八乘出局轎子，排列兩旁，料知臺面未散。進得門來，遇見來安，張壽問：「局阿曾齊？」來安道：「要散哉。」張壽道：「王老爺個個啥人？」來安道：「叫兩個啾：沈小紅、周雙玉。」張壽道：「洪老爺阿來裏？」來安道：「來裏。」

張壽聽說，心想周雙珠出局，必然阿金跟的，乘間溜上樓梯，從簾子縫裏張觀。其時臺面上拳聲響亮，酒氣蒸騰。羅子富與姚季蓴兩人合擺個莊，不限杯數，自稱為「無底洞」，大家都不服。王蓮生、洪善卿、朱藹人、葛仲英、湯嘯庵、陳小雲聯為六國，約縱連橫，車輪鏖戰，皆不許相好、娘姨、大姐代酒，其勢洶洶，各不相下，為此比往常分外熱鬧。張壽見周雙珠跟的阿金空閑傍立，因向身邊取出一枚叫子，望內許的一吹。席間並未覺著，阿金聽得，溜出簾外，悄悄地約下張壽隔日相會。張壽大喜，仍下樓去伺候，阿金復掩身進簾。席間那有工夫理會他們，祇顧豁拳喫酒。

這一席，直鬧到十二點鐘，合席有些酩酊，方纔罷休。許多出局皆要巴結，竟沒有一個先走的。席散將行，姚季蓴拱手向王蓮生及在席眾人道：「明朝奉屈一敘，並請諸位光陪。」回頭指著叫的出局道：「就來裏搭慶雲里。」眾人應諾，問道：「貴相好阿是叫馬桂生？倪纔勿曾看見過。」姚季蓴道：「我也新做起。本底子朋友來浪叫，故歇朋友荐撥我，我就叫叫末哉。」眾人皆道：「蠻好。」說畢，客人、信人一齊告辭，接踵下樓。娘姨、大姐前這後擁，還不至於醉倒。

羅子富送客回房，黃翠鳳窺其面色，也不甚醉，相陪坐下。翠鳳問道：「王老爺為仔啥事體，纔要請俚喫酒？」子富道：「俚要江西做官去，倪老朋友生來搭俚錢錢行。」翠鳳失聲嘆道：「難末沈小紅要苦煞哉！王老爺來裏末，巴結點再做做，倒也無啥，難去仔，好哉啾！」子富道：「故歇個王老爺，勿曉得為啥，好像同沈小紅好仔點哉。」翠鳳道：「故歇就好煞也無行用啾。起先，沈小紅轉差仔個念頭，起先要嫁撥仔王老爺，故歇就勸緊哉，跟得去也好，再出來也好。」子富道：「沈小紅自家要尋開心，姘個戲子，陸裏肯嫁嘍？」翠鳳又嘆道：「信人姘戲子個多煞，就是俚末喫仔虧。」兩人評論一回，收拾不表。

次日是禮拜日，午後，羅子富擬作明園之游，命高昇喊兩把馬車。適值黃二姐走來白相，到房間裏叫聲羅老爺及大先生。黃翠鳳仍叫無姆，請其坐下。寒暄兩句，翠鳳問及生意。黃二姐蹙額搖頭道：「勸說起！耐來浪個辰光，一徑蠻鬧猛，故歇勿對哉，連搭仔金鳳個局也少仔點。心想買個討人，常恐勿好末，像諸金花樣式。就實概嘍下去總勿齊頭。我來搭耐商量，阿有啥法子？」翠鳳道：「故末無姆自家主意，我勿好說。買個討人也難煞，就算人好末，生意陸裏說得定？我故歇也無撥啥生意。」黃二姐尋思不語，翠鳳置之不睬。

須臾，高昇回報：「馬車來哉。」黃二姐祇得告辭，躑躅而去。於是羅子富帶著高昇，黃翠鳳帶著趙家姆，各乘一把馬車，駛往明園，就正廳上泡茶坐下。

子富說起黃二姐，道：「耐無姆是無用人，倒原要耐去管管俚末好。」翠鳳道：「我去管俚做啥！我原教俚買個討人，俚合勿得洋錢，勿聽我閑話，故歇元撥仔生意，倒問我阿有啥法子。再撥點洋錢俚哉哩。」子富笑了。翠鳳又說起沈小紅，道：「沈小紅故末是無用人，王老爺做仔張蕙貞末，最好哉啾。耐勸去說穿俚，暗底下拿個王老爺擠，故末凶哉。」

說猶未了，不想沈小紅獨自一個款步而來。翠鳳便不再說。子富望去，見沈小紅滿面煙色，消瘦許多，較席間看的清楚。小紅亦自望見，裝做沒有理會，從刺刺裏窺上洋樓。隨後大觀園武小生小柳兒來了，穿著單羅夾紗嶄新衣服，越顯出吉靈即溜的身兒；腳下厚底京鞋，其聲橐橐；腦後拖一根油晃兒樸辮，一直窺進正廳，故意兜個圈子，捱過羅子富桌子旁邊，細細打量黃翠鳳。原來翠鳳渾身縞素，清爽異常，插戴首飾，也甚寥寥。但手腕上一副烏金釧臂從東洋賽珍會上購來，價值千金。小柳兒早有所聞，特地要廣廣見識。

黃翠鳳誤會其意，投袂而起，向羅子富道：「倪去罷。」子富自然依從，同往園中各處隨喜一遭，至園門首坐上馬車，徑駛回

兆富里口停下。

窺進家門，祇見廂房內文君玉獨坐窗前，低頭伏桌，在那裏孜孜的看。羅子富近窗拈腳一望，桌上攤著一本《千家詩》。文君玉兩眼眼睛離書不過二寸許，竟不覺得窗外有人看他。黃翠鳳在後，暗地將子富衣襟一拉，不許停留。子富始忍住笑，上樓歸房，悄悄問翠鳳道：「文君玉好像有點名氣個碗，啥實概樣式嘅？」

翠鳳不答，祇把嘴一披。趙家姆在傍悄悄笑道：「羅老爺，阿是好白相煞個？倪有辰光碰著仔，同俚講講閑話，故末笑得來。俚說故歇上海賽過拗空，夷場浪信人一個也無撥，幸虧俚到仔上海，難末要撐點場面撥俚啲看。」說著又笑，子富也笑個不了。趙家姆道：「倪問俚：『價末耐個場面阿曾撐嘅？』俚說：『難是撐哉呀。可惜上海無撥客人，有仔客人總歸做俚一干子。』」子富一聽，呵呵大笑起來。翠鳳忙努嘴示意。趙家姆方罷。

比及天晚，高昇送上一張請客票頭，子富看是姚季蓁的，立刻下樓就去。經過文君玉房門首，尚聽得有些吟哦之聲。子富心想上海竟有這種信人，不知再有何等客人要去做他。高昇伏侍上轎，徑抬往慶雲里馬桂生家。姚季蓁會著，等齊諸位，相讓入席。

姚季蓁既做主人，那裏肯放鬆些？個個都要盡量盡興。王蓮生喫得胸中作惡，伏倒在臺面上。沈小紅問他：「做啥？」蓮生但搖手，忽然「嘔」的一響，嘔出一大堆，淋漓滿地。朱藹人自覺喫得太多，抽身出席，躺於榻床，林素芬替他裝煙，吸不到兩口，已瞢騰睡去。葛仲英起初推託不肯多喫，後來醉了，反搶著要喫酒。吳雪香略勸一句，仲英便不依，幾乎相罵。

羅子富見仲英高興，連喊：「有趣，有趣！倪來豁拳。」即與仲英對豁了十大觥。仲英輸得三拳，勉強喫了下去。子富自恃酒量，先時喫的不少，此刻加上這七觥酒，也就東倒西歪，支持不住。惟洪善卿、湯嘯庵、陳小雲三人格外留心，酒到面前，一味搪塞，所以神志湛然，毫無酒意。因見四人如此大醉，央告主人姚季蓁屏酒撤席，復護送四人登轎而散。

季蓁酒量也好，在席不覺怎樣，欲去送客，立起身來，登時頭眩眼花，不由自主，幸而馬桂生在後擋住，不致傾跌。桂生等客散盡，遂與娘姨扶掖季蓁，向大床上睡下，並為解鈕寬衣，蓋上薄被。季蓁一些也不知道，竟是昏昏沉沉一場美睡。天明醒來，睜眼一看，不是自家床帳，身邊又有人相陪，凝神細想，方知為馬桂生家。

這姚季蓁為家中二奶奶管束嚴緊，每夜十點鐘歸家。稍有稽遲，立加譴責。若是官場公務叢脞，連夜不能脫身，必然差人稟明二奶奶。二奶奶暗中打聽，真實不虛，始得相安無事。在昔做衛霞仙時，也算得是兩情浹洽，但從未嘗整夜歡娛。自從當場出丑之後，二奶奶幾次噪鬧，定不許再做衛霞仙，季蓁無可如何，忍心斷絕。但季蓁要巴結生意，免不得與幾個體面的往來於把勢場中，二奶奶卻也深知其故。可巧家中用的一個馬姓娘姨，與馬桂生同族，常在二奶奶面前說這桂生許多好處。因此二奶奶倒憐惠季蓁做了桂生，便是每夜歸家時刻，也略為寬假些，遲到十二點鐘還不妨事。

不料季蓁醉後失檢，公然在馬桂生家住了一宿，斯固有生以來破題兒第一夜之幸事。祇想著家中二奶奶這番噪鬧，定然加倍利害，若以謊詞支吾過去，又恐轎班戳破機關，反為不美，再四思維，不得主意。桂生辛苦困倦，睡思方濃。季蓁如何睡得著？卻捨不得起來。眼睜睜的直到午牌時分，忽聽得客堂中外場高叫：「桂生小姐出局。」娘姨隔壁答應，問：「啥人叫個？」外場回說：「姓姚。」季蓁聽得一個「姚」字，心頭小鹿兒便突突地亂跳，抬身起坐，側耳而聽。娘姨復道：「倪個客人就是二少爺末姓姚，除仔二少爺無撥哉碗？」外場復格聲一笑，接著啁啾嘈雜。聲音低了下去，聽不清楚說些甚的。

季蓁推醒桂生，急急著衣下床，喊娘姨進房盤問。娘姨手持局票，呈上季蓁，嘻嘻笑道：「說是二奶奶來裏壺中天，叫倪小姐個局。就是二少爺個轎班送得來票頭。」季蓁好似半天裏起個霹靂，嚇得目瞪口呆，手足無措。還是桂生確有定見，微微展笑，說聲「來個」，打發轎班先去。桂生就催娘姨舀水，趕緊洗臉梳頭。

季蓁略定心，與桂生計議道：「我說耐勳去哉，我去罷。我橫豎勳緊，隨便俚啥法子來末哉，阿好拿我殺脫仔頭？」桂生面色一默，問道：「俚叫個我碗，為啥我勿好去？」季蓁攢眉道：「耐去末，倘忙晚歇大菜館裏啲反仔，像啥樣式嘅？」桂生失笑道：「耐搭我坐來浪罷。要啲末陸裏勿好啲，為啥要大菜館裏去？阿是耐二奶奶發癡哉？」

季蓁不敢再說，眼看桂生打扮停當，脫換衣裳，竟自出門上轎。季蓁叮囑娘姨，如有意外之事，可令轎班飛速報信。娘姨唯唯，邁步跟去。

第五十六回終。